

俄语翻译程峰 沟通让友谊延续

我叫程峰，哈尔滨人，是柳市一家电器公司的俄语翻译。

我出生的地方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镇。那个年代，中俄两国的关系很密切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，外语课教的都是俄语，因此，我也赶上了学俄语的末班车，从中学起，就开始学俄语了，成绩也一直不错，直至大学，我报了俄语专业，并通过了专业俄语4级考试。

2004年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我被公司派到了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莫斯科，2009年才回国，有了5年在俄罗斯生活、工作的经历。这5年的经历，不仅让我的俄语水平有了飞跃的提升，更让我对俄罗斯这个陌生民族的风土人情有了全方位的认识，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那几年，我在俄罗斯做雪橇、潜水服等体育器械的销售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中心城市，辐射远东，地处中高纬度，气候寒冷。冬天的温度常常低到零下40℃，那是什么概念呢？只要你在户外吐口痰，刚落到地面就结成冰块了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夏天比起哈尔滨要凉爽得多，虽然要穿棉衣，但非常舒适。

去年7月份，我陪一名俄国客户来到柳市，采购一些元器件，在这个不大的城镇，我目睹了惊人的高低压电器产量和市场，看到了正泰、德力西等大企业也扎根于此，扬名海内外，而柳市水乡小镇的风情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不久之

后，我通过网络招聘，进入了现在的公司，成为公司的俄语翻译。

在我们公司，除了俄语翻译，还有英语翻译和西班牙语翻译。我的日常工作跟外贸员类似，在各种各样的俄语网页上开发自己的客户，收发客户的邮件，制作网页、上传自己的产品。当然，俄语课不可能教你各种电子器件的专有名词，很多产品，我要结合产品的功用、结构，通过自己的理解翻译给客户。于是，我进入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了解公司的产品，到车间熟悉设备和工艺环节等，还翻阅了不少资料，变成了个“技术宅”。

在翻译时我遇到过很多困难。一次，一个“初级马达”的词难住了我，俄语里没有“马达”这个概念，而“初级马达”更让客户感到费解。我绞尽脑汁，还是找不到适合的词汇。好在我在俄罗斯工作期间，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俄国人，积累了不少人脉，有大妈、保安、老板。后来，我求助了一位懂中文的俄国留学生，他告诉我，“马达”在俄文里就是“电子机械式”，这才解决了我的难题。

俄国客户来公司考察，我要全程接待，在老板和客户洽谈业务时，我要充当双方的翻译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合作，翻译人员在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我的上一位老板是一位儒商，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俄国客人时便脱口而出：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我愣了一下，急中生智，马上用俄文翻译出“世界上最快乐的事，就是远方的朋友来我们家乡作客”。让谈话变得

友好而轻松。那时我还暗自捏了把冷汗，要是老板说出再深奥点的诗句，我恐怕就要冷场了。

俄罗斯人给我最原始的印象就是性格耿直且热情好客，这种看法一直根深蒂固。我刚来到俄罗斯的时候，很多邻居拜访我，邀请我去他们家作客，这是俄罗斯人迎接新邻居的方式。多数俄罗斯的人爱酒，甚至嗜酒如命，有些大妈在洗衣服时旁边都放上一瓶伏特加。他们偏好咸的食物，十分喜爱中国的高度白酒。在酒桌上，他们会非常热情、豪爽。但喝酒是一回事，做起生意来，他们也丝毫不含糊。中国人讲人情，他们讲原则。如果货物拖欠一天，滞纳金肯定是要不回来了，以前我就在这方面吃过亏。

我的俄语名字叫“米沙”，每天，我都会用skype和俄国、乌克兰等国家的朋友和客户聊天。我电脑上的输入法除了中文就是俄文。我爱听俄文歌曲，喜欢看俄国电影，压根不需要字幕。有人说，你俄语这么好，一定也精通英文吧。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，虽然都是由字母构成，但俄文的字母和英文完全不一样，对于国际通用语英文，我是一窍不通。

如今，我虽然回国多年，但这丝毫阻碍不了友谊的延续。每到过节的时候，我都会和俄罗斯朋友通上一个问候的电话。在做俄语翻译的这10几年里，俄罗斯人身上那种豪爽、坦白、宽容和热情好客的性格，让我学到了很多。

林黛妃摄影报道



程峰在时常光顾的服装店，和老板娘合影。



程峰在俄国居住的小木屋前。